



官板

四書輯釋

論十至十二

五

仁仁
1000
5





論語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

集義伊川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語錄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道理皆自聖人身上進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須知。聖人無時無處不天。是無事時觀聖人。李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不天。是無事時觀聖人。李言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於此。故曰：鄉黨形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於此。故曰：鄉黨形並進也。用盡心焉。存而高深者，可朝致矣。通曰：鄉黨形

明治
一月
日
書

并澤元純藏書

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
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
道之所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目。輔氏曰恂恂似
信實言自簡默然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吳氏曰恂恂似
不能言信實在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
親及踈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
故夫子居之其兒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選反下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不

明辯言總故必詳問據入太廟每事問而極言之如此但謹

而不放爾宗廟宗朝尊也尊奉之故曰此一節記孔子在鄉

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馮氏曰古於言語所不能形容

曰穆穆矍矍雖離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也此篇最工
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通曰此
篇記夫子之容兒言動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通曰此
先之夫子在鄉黨非言動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通曰此
慎言而猶謹於言也此心實謹慎不足則言而發此心謹
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

日反閏

此君未視朝時也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大夫五人

今合此二節以為大夫五人又曰大夫之別也上大夫都宰由宰為
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又曰大夫之別也上大夫都宰由宰為
司空又為大司寇皆大夫也則上下大夫為上大夫也此當記
在己下者。馮氏曰後漢許慎文字說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
夫之下大許氏說文叔重著說文字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
也。所語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侃侃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
不說則一失事有含蓄不盡底意不如此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
成則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陳氏曰和悅者

事上順也諍則不詭隨矣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君在視朝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占襜赤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

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

人以次傳命

者出而請事

則擯者五人

實以而請事

西而每於庫門之外

三丈而每於庫門之外

其朝已恐其或為命上擯

于承實命上介傳至末擯

主各而副實以入

右其手

即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

出封加一命受則則者法也

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也

國之位壹命受則則者法也

服為位壹命受則則者法也

出封加一命受則則者法也

即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

出封加一命受則則者法也

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得
專征伐於諸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為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為方伯。秋官司寇大行
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
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之爵。四孤卿大夫士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介冑。七章。人。禮。九。牢。擯。者。五。人。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介冑。七章。人。禮。七。牢。擯。者。五。人。
若。四。人。之。禮。執。圭。七。寸。其。餘。皆。如。諸。侯。之。禮。諸。侯。之。禮。諸。侯。之。禮。
冕。服。五。章。介。冑。五。人。其。餘。皆。如。諸。侯。之。禮。諸。侯。之。禮。諸。侯。之。禮。
諸。男。執。蒲。璧。其。餘。皆。如。諸。侯。之。禮。諸。侯。之。禮。諸。侯。之。禮。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欠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音君敬也紆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
去國君於外設兩拜實更不顧而緩解也。語錄古者賓退主
相之容相去聲。此相字不。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
命之初也揖與趨進儀擯是傳道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

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
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立不中門行不復闕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楹除庚闕反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

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見禮記謝氏曰立中

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克各反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
也。中。然。則。曰。門。之。左。右。各。有。中。闕。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
也。尺。兩。相。似。闕。是。中。間。有。兩。旁。有。中。闕。闕。門。左。右。各。有。一。木。常。設。之。木。如。今。
壁。西。兩。旁。各。有。中。闕。闕。門。左。右。各。有。一。木。常。設。之。木。如。今。
東。西。兩。旁。各。有。中。闕。闕。門。左。右。各。有。一。木。常。設。之。木。如。今。
以。闕。東。為。右。然。雖。由。右。出。亦。不。敢。正。當。闕。右。出。以。東。為。左。則。動。
行。中。門。君。出。入。處。雖。由。右。出。亦。不。敢。正。當。闕。右。出。以。東。為。左。則。動。
不。中。門。君。出。入。處。雖。由。右。出。亦。不。敢。正。當。闕。右。出。以。東。為。左。則。動。
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復。闕。此。常。禮。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寧立之處所謂寧也

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語錄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一且秦王指賓客而不立朝君立門屏之間而

制。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甲子始有君坐而

制。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甲子始有君坐而

制。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甲子始有君坐而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

攝。振。反。也。齊。衣。下。縫。也。屏。氣。似。不。息。者。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

尺。恐。躡。反。也。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

也。近。至。尊。氣。容。肅。也。語。錄。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路。着。裳。

已。笏。則。搢。之。植。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字。文。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

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

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語錄此是到未稍又加整頓眾人

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

○執事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師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於出始於敬也。通

以爲敬之至末以爲敬之餘始

日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

以爲敬之至末以爲敬之餘始

日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

以爲敬之至末以爲敬之餘始

踳踳如有循勝平声踳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或問命圭曰古

子授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通證周禮冬官

圭九寸謂之躬圭伯圭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君

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如不勝執圭器

執輕如不克出記曲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

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曲禮下云執國君之

衡則手與心平。馮氏曰大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戰色戰而色懼也

吳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使踳踳舉足促

俠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反言行不離地如緣物

也趨語錄踳踳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步通

證後禮玉藻執龜前趾曳踵踳踳如離地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記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

玉與上文執圭不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語錄問聘

相妨彼乃命圭也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禮只以命圭通信享是獻其圭璧琮

璜皮幣與馬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問庭實曰皮

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聘是初見時意極恭肅既聘

實以將意比聘時漸紓也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反形句也愉愉則又和矣信語錄享禮乃其君之

聘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先師曰方聘則專於敬既

聘則漸而和。通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

情問之。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隣國之禮也黃氏曰出使

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晁氏曰孔子定公九

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

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馮氏曰據左氏史遷

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

四年孔子去魯適齊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

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緇飾紺古暗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反側皆服也緇絳色三年之喪

以飾練服也飾領緣反俞絳也語錄緇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

色練服是三年之喪既替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問緇是絳

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緇緣古註誤以緇為

無明證要之緇當緇殊不相似至謂緇近齊服考之註疏亦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

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語錄青黃赤白黑五方正

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克火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

色。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

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

帽南渡後變為白衫後來變為紫衫皆成服也。陳用之日

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

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

當暑者絺綌絺絺必表而出之

絺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麗者曰絺表而出之謂先著陸略裏

衣表絺絺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反形旬體也詩所謂蒙彼縞

側救絺是也詩傳蒙覆也縞絺絺之變變者蒙謂加絺絺於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麕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反先的裘

欲其相稱去聲。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

以裼之是也先師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

也全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裼

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

藝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

齊側皆反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階畧反明衣而寢故

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

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

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衣而

已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馮氏曰幽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從占

固然居不厭温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鴈音鴈礪之厲亦皆佩也竟軒蔡氏曰按

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乃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

衡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

玉尔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鴈金

燧右佩玦捍管帶大鴈木燧鴈貌如錐以象骨為之礪礪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夫喪之時恐不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

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要與腰同有褱音璧積而旁無殺所

反縫矣語錄要半下謂要圍狹半於下齊也齊倍要謂下齊

殺縫矣語錄要半下謂要圍狹半於下齊也齊倍要謂下齊

氏曰禮取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

之兩旁為褱積即今衣摺也。饒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

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先師曰深衣

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

皆在下要袂齊闊要不用褱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

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曠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亦所謂月吉也。吳氏曰：吉月，猶言月也。凡事先吉，後凶，是非善惡皆然。故謂正月為吉月，猶言月日為吉日也。此自衛反魯以後事。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如此蓋衣身之章也。輕用之是輕制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錄於禮矣。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李者之自釋。通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兒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字僅二見。馬衣服飲食有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字僅二見。僅一見焉。先師曰：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克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蘇說可略。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語錄布浴衣見玉藻註。陳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六字見莊子。語錄不茹葷是不食有飲不至。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

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明變常遷坐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通曰：鑿，通作繫，即各反。解春米九斗。牛羊與魚之腥，臠而切之為膾。復報切之，則成膾。郊特牲疏云：先牒而大齋切之。而後報切之。聶少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反。牒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註：聶本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流則為窮口腹之欲矣。

食饘而餲魚飯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糞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

敗而色臭變也

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衆物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且謹况

聖人乎或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疏食菜羹之類以其粗菲故曰惡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

皆足以傷人故不食語錄不時不食漢詔所謂

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次不離去於正也漢陸績之母

切肉未嘗不方音短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

後漢陸績傳績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大

守尹典續時為尹興掾故坐就獄績被掠考肌肉消爛終

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胡侯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

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容

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考者恠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

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子

日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

舍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

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食肉用

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其不備也

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

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如魚膾宜用芥醬食

濡魚用芡醬食糜腥濡雞濡鼈用醯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

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

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

備食之亦必有其害故不食也

也。以苦茶包豚殺其惡氣破開腹實其更縫合也需雞

醢醬實參需魚芡醬實參芡芡鄭氏讀為雞二魚子也以魚子

為醬需鼈醢醬實參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

耳。語錄一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

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

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字如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言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

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帶穀氣穀氣勝則帶元氣元氣充

行壽氣以輔肉氣勝則帶穀氣穀氣勝則帶元氣元氣充

以為人合權所以惟合也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

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

亂但浹洽而已可也。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浹洽而有量孝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貴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上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温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輔氏曰此皆敬神之

心而其中自有品節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或問范氏

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揚氏

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

亦通。范說主理揚說主氣。通音素問五藏生成篇諸脉者皆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為是○古人飲食每種

上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以祭先

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

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或問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此

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謝氏曰

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声。氏曰此與割不正不食同意。葉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爲跪安坐爲居凡禮坐皆謂跪也。通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輔氏曰齒故其出視通證。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老者以爲節。通證。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通證。夏官方相氏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鬼蒙熊皮

黃金四月衣朱裳執戈揚盾可畏怖也帥與率同百繇隸同而時難儺同以索室毆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也

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

也。語錄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已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精神所出則鬼神亦依於已而存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之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之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之屬焉若夫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山川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許多星辰地許多山川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氣故揚於文從示從傷夫子朝服立於阼階存室神也以其達陽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難於達陽氣也通稱也儺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儺然朝服以立於阼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者如親見之敬也語錄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皆後拜而送之以遠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立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

中矣或問范氏之說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揚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張氏曰一事而三善得焉○此一節

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許又理當如此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更不問焉記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餒音餒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饋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

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問席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嘗時已孤故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詩六之

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反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膳時戰夫授祭祭授食必

祭而先飯若為去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張氏曰禮賜之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天地生氣始於東方病卧不能著衣東帶又不

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語錄王藻云君當

戶寢常東首也。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力只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聲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族妻族無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死於我乎殯。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

考同於已親也。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通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既以義台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黻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形向。前篇。謂與君日狎者。褻謂見之類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

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出尚書而王者之所天

也通鑑前漢書酈食其音異基曰王者以民為故周禮獻民

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通鑑周禮秋官司民

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

為不敬不知禮矣。胡氏曰因禮所以行吾敬因饌則動於欲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變大雅板篇記曰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見玉藻篇。王

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

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於此也

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車轂也二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

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

幾平而作審擇所處上亦當如此張氏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從容

審度而後處之也。如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又居勇反。又嗅許反。

邢氏曰：邢氏名勇，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

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用反。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

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壁反。

張兩翅也。見反。形。甸。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居勇字當為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

者。真氏曰：色斯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

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

義也。古而後幡然以起，謂三指而進。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

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矣去之之意。又曰：鳳縹縹而高逝，

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乎不順而意亦通。色斯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

論語卷之十

論語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以次於夫

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

賢矣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而其一直稱

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

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

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

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語錄禮

一節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
威儀後人便忒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
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
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撲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
過以就中也損文之過質以就文質之得中○張氏曰或謂
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蓋文莫備於周○大體固所當從
義耳○陳氏曰從周則不可蓋文莫備於周○大體固所當從
文○先師曰文武周公之禮而損益之周未文弊不足為
郁乎○先師曰文武周公之禮而損益之周未文弊不足為
先進所從事者何嘗以未流之文過其質者為文○盛時之
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未流之文過其質者為文○盛時之
從先進耳南軒謂從先進與從周固各有義愚未敢以為然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
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去聲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或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吳
氏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

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而并目
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之言者考之辭或不審也

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錄材質也○語
本君子以成德為三行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
未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
固可以兼言若語政事文事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
言曰德者善為辭令者體道也政事者達於中篤志力行不
學其者善於詩書禮樂者文也政事者達於中篤志力行不
造其體也○黃氏曰四科之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長
為言也○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學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如
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
能其材者告之以領不正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是各
使其得治心脩身又須示之以綱領○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
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顏焉
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從魯子哲之在列又如有若雖賢亦以不從
政事文不在列焉○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所謂有成德之上有如

時兩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於此見論語四科不過問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釋悅無所疑問助字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馬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或問韓詩外傳子騫後妻生二子惡子騫衣以蘆花父察知之欲逐後妻

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惡子騫衣以蘆花父察知之欲逐後妻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改悔遂成慈母此其事實也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或集語者之誤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先師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

翁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一語友之實可見間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者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孝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欬

○南宮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二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泰丁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反形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異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此是合公治長篇之謂南宮章解之○范氏曰言者行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

能謹其行矣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行為實而言為華各率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去聲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淵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馬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為不才視子故曰不才○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音附之矣禮檀弓篇

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音脫參而賻之驂馬曰驂賻助也助喪用也今乃不許顏路

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諸市也語錄問命車

夫賜命車。工制曰命服。命車不粥與鬻同於市。且為去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

聲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說蘇氏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

而已哉輔氏曰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猶子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回。張子曰夫子視回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有以鯉也為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

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大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

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

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宜慟非

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家之有無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貧而厚葬不循

理也故夫子止之語錄門人謂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蓋疑辭以請車為子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張子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

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

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

也聖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焉於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

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

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深意在二所以字

終故知死生之說語錄反只是折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

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饒氏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
得死後如何會奉事鬼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尚不會奉事
能原其始而知氣聚散故生必不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
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
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欲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
猶兼也晝夜之道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也通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
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
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為人屈為
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
非微昧不可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告之以所當先能事親者是即所以深告之也語錄人且從
分如祭神如神在事親受天所付之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
缺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
愧矣○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質形體陰之為也清者為氣
知竟運動陽之為也濁者為質形體陰之為也清者為氣
乎形氣故曰神淮南子曰鬼者陽之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

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
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
結別為一物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疑
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地便是理不可散言也
祖世次遠者氣所以有無不通然已散者只是許多來去更不
竟只是復為人所感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去更不
由他造化生人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後
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為厲如子產為厲之立後
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一而二
二而一此是兼氣與理言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
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蔡氏曰事人事鬼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行胡侃反義見前篇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或問閔二者外
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
前篇之訓固亦如此○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為主以觀
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
剛直則施於敵已以下為宜剛強則施於上皆不當矣動
容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行行如禮於
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此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

他人可知。或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為是。或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於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

卒死於衛，孔悝之難。通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孔

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既食，孔伯姬執戈而先，太子

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亦寧聞亂

使告季子路也。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

將入，遇季子路，將出，子路曰：「吾姑至焉。」子路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

難，季子曰：「食焉。」辟避同，其難子路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

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

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叔太子間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二

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綏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

誤。語錄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

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

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

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先

師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

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

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任，以義而死，則

死得其死，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

路終不能也。惜哉。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如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南駿川人，介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

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聲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張氏曰：有中，二於理

可。見閔子騫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

可。易者，此詳之意也。長府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

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

可。見閔子騫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

可。易者，此詳之意也。長府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

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

有德之言也。先師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博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意軒蔡氏曰。按說死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如此者。生有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紉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蔡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剛明而奮率。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則升堂為未至。由宮墻之外望。則升堂大有間矣。聖人斯言。非

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通曰正大高明形容。容字精微之奧。形容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李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李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饒氏曰。觀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音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

及歸於中道而已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之偏中則指義

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叔父成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

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

冉求為季氏宰又為去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聖人之惡去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

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

變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

○范氏曰

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

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使能反身脩德則知

起於仕矣。語錄人最怕資質弱若冉求之徒却是自扶不

他這所在都不自他反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

如此又拔不出向從其惡。或問冉求之失不待聚斂而

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達官重仕則已仕

族之由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能勸之黜其強借

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

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政於其德而賦粟倍

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無政於其德而賦粟倍

流靡而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不於其吉也。馮氏曰按國

聖人康子欲以田賦而猶望夫以子貞之吉也。馮氏曰按國

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孫行而

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

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

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今不然聞君子之論而

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然聞君子之論而

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通曰春秋於

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夫子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為冉

於仕季氏之罪明矣或問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初見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人衛愚者知去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誓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反賢遍齒見齒也避難去聲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語錄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通證家語弟子若更孝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季有未盡處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誓不致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隊隊從竇出又季羔乃入焉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反

所以能深造反七到乎道也語錄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

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若魯鈍者却會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曾子達鈍直辛苦而後得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得之資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易其與者多矣曾子之資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

師也辟

辟亦反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

由也嘒

嘒日一反

嘒粗俗也傳去聲稱嘒者謂俗論也輔氏曰由粗俗楊氏曰

四者性之偏語音御之使知自勵也輔氏曰愚以為粗俗○楊氏曰俗則略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略乎外則敏便僻則遺其內粗性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道而柴氏曰四者皆指其明敏師由過子能於偏處用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甚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

通為一章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輔氏曰此與易大屢空數辯至空匱也不傳其殆庶幾乎同

以貧窶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

安貧也語錄又字當作劫截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貨殖貨財生殖也史記言子貢好發

則買而傳財貴賤之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史記言子貢好發

顏子之安貧樂音洛道受命是不如其安貧不如其樂道然其才識之

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

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

不為此矣葉氏曰或者不謂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季

之○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

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

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

如是語錄空為匱之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

問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受命而貨殖

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雖其才識之明與

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樂天雖其才識之明與

言其得道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黃氏曰雖其才識之明與

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蓋辛二事反復言之

章不與前章是氣指中則不如其庶也蓋辛二事反復言之

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則不如其庶也蓋辛二事反復言之

子貢不與億則屢中則不如其庶也蓋辛二事反復言之

左傳定公十五年鄭隱公與去道者以遠僅能觀焉自厲也

高其容仰公十五年鄭隱公與去道者以遠僅能觀焉自厲也

死其容仰公十五年鄭隱公與去道者以遠僅能觀焉自厲也

乎取之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右周旋而退俯仰於

法度之心已矣嘉事不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

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

通證

報子益來獻于亭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
召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

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

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

於惡有諸已也是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此已由不學故無自

而入聖人之室也語錄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亦

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由不學故無自

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

進於聖賢之與以其無孝問之功也○蔡氏曰夫子答以善

人天資雖美然若不踐聖人之迹則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室

是聖道深奧處善人是資質言踐與入是以

孝力言○今按蔡說與集註小異始存于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

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言指論字貌指色字○通曰君子

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饒氏曰上
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
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莊。色莊者言
貌而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
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索即所謂色取仁也。○張氏曰惟其言之篤實是與當與
其君子者乎與色取仁也。○張氏曰惟其言之篤實是與當與
違其言居之不疑者此言取人當聽言觀行也。○先師曰
集註以色莊之色為貌而與言並說意似頗雜張說較優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

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

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
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
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
及之患也胡氏曰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
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
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
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謝氏曰敢非不
之敢○鄭舜卒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在子淵故子淵之
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
生得自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
致死焉通證國語晉語栾共音恭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我師之教我與生
之恩同類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

為師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
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
於顏教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之比○饒氏曰孔
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去聲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
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
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語錄問顏
許人以死何也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何也
不許友以死何也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何也
患難有相死之義不可臨難而始謀也○輔氏曰孔子遇
未行而致死之義不可臨難而始謀也○輔氏曰孔子遇
淵有相死之義不可臨難而始謀也○輔氏曰孔子遇
子而謂之曰吾在後脫有不知而顏淵無致死之理乎孔
於孔子回何敢死道其實也其意若相為一而實相承顏
生亦大矣曰子在回何敢死道其實也其意若相為一而實
在亦大矣曰子在回何敢死道其實也其意若相為一而實
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意讀行稱而善於說辭如

豈諸子所能及哉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魯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輔氏曰大臣非家

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黃氏曰

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語錄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孰矣弑逆

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奪之節而又以

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

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

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胡氏曰方子然欲假

極言其夫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又言其

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

○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

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天子然習於

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不從之為問故明

以弑父與君不從折之○張氏曰具臣及其不從之為問故明

不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覆霜堅水之

始從操習不遠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

然自弑求未先師曰南軒之論讀之凜凜弑逆非不可之大

義如由求未先師曰南軒之論讀之凜凜弑逆非不可之大

不至是也○先師曰南軒之論讀之凜凜弑逆非不可之大

不至是也○先師曰南軒之論讀之凜凜弑逆非不可之大

者欲平常能不可則止者於獄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
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
未精耳觀由仕於出公未為之死求於伐顛史惟知為季氏
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
季氏之不臣故許由
求為死節之臣耳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馮氏曰成

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
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難治所以特率之然子羔雖重厚
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
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

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

平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

人耳本前焉用佞禦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語錄

是謂佞是口快風人事不問是非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
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

來答孔子故惡其佞○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通

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

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

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文集上古未有文

人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

六經雖未具考之矣况又責之中才之人乎。或問三代以上

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

有書脩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孝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

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易妄作而無忌憚其失

不但卑陋而已。張氏曰孝必貴於讀書以多識前言往行

古人所以蓄德者實賴乎此德立於此而後可言無適而非
李耳。輔氏曰李之已成而仕以行其李猶恐動與靜違用
與休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
未嘗李而可遽使即任以爲李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

皆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同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
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
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声饑音機饉音僅比
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
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
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爲當
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率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
盡底蘊而言也。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
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爲斷
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
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
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

世之
管商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
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教
遜辭也先為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形旬曰會眾覲音曰
同通證見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
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
冬更遞而徧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
之事則既朝覲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
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
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覲曰
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
不敢瀆為小禮殷視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
以六禮衆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端玄端服章甫
禮冠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衆也覲即見也端玄端服章甫
是已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
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
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音牟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
其制相比皆以縹布為之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馮氏
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

鄭春和煦之時

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
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
詔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詔之末也二子以
子路蒙西故其辭謙而子華又謙於冉有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二子者之
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
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鏗並去声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
赤而後及點也通證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下人也
子路少時居子路之次冉有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
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冉有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
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希間去歌也作起也撰具也語錄曾
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希間去歌也作起也撰具也語錄曾
言曰異乎三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鳳凰翔于千仞風象
春服單袷之衣單音單衣袷音袷衣至浴盥音濯也今上已後
拂除是也或問浴之為盥濯被除曰漢志三月上巳後
拂除是也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為證是也韓愈李

翻疑探身川浴之非此耳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

而改浴為沿不察此耳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

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雲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善樹木

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音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

無少欠闕此等句皆是就本反復玩味以想故其動靜之

際從反七容容如此許多自然道理今人讀之只欲等閑說話當時

然自一事而無不之看箇道理今人讀之只欲等閑說話當時

酒落自在之意耳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見其從容不迫

後天惟聖人心與理一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

便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能者未必能為聖人之說相應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

位樂音其日用之常初無舍聲已為去人之意所居至之常

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微除之事與其朋偕浴自得其

分所宜為而自即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者如必得

有以自見人不知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

也子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

隱然自見反形旬於言外直與天地之妙字各得其所細分之上下

妙。集註此以尋常解書訓話貼之即求之必待其力進外之

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輔氏曰即求之必待其力進外之

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

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曾點不願乎

曾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

平實學當深味之此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

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

蓋亦有以識此矣語錄曾點見得幾箇事物上皆是天理流

之問莫非天理在行處莫非景與幾箇事物上皆是天理流

統事他日之所賦治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

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當為

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當為

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在躬志氣如神則天當為

日者對孝者須是事。曾點以樂於今日在躬志氣如神則天當為

偏蓋三子就事上理會事。曾點以樂於今日在躬志氣如神則天當為

又少却事上工夫。曾點以樂於今日在躬志氣如神則天當為

或問夫子何與也。曾點以樂於今日在躬志氣如神則天當為

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

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安之然
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也曰未嘗少出其位蓋蒼然若
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生也曰何少言其與地萬物
同流各得其時也夫莫春之日童子六人長少有序而和
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冠者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
則固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
物我固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爲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
者正謂此也或曰會稽中無一毫事列子同便風是堯舜氣象
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
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
但曰曠然無所倚着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
之季而豈聖人之事哉先師曰曾點所言正對莫春之
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
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
子不及點所見之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三子規規於事爲之
未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
必有曾點見處之無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
之實以達於用始爲無弊不然鮮不流於任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夫三子之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語錄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
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與評聲
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
貶悲檢
反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
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
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
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
學者好去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此條專
言志平實無
高遠之弊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

象也誠異二子者之撰特行法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耳然曾點却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其行不掩焉者也是行有不能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孝無聖人為之依歸怕有老莊之意也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流入於老莊也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便本使能推而行之則如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聲

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是這氣象也

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他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自自然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從頭去行那裏得來若達問子路就使達得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若達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未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問子路就使達得自既成何嘗不是事為來○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服來底又更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

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當敗壞不可支持之慶而吾為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間假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間假象○永嘉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若君臣若臣父子若父子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行此堯舜氣象○通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達為國以禮宗廟會同禮之未當耳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以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綽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壯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非天理流行無虧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聖人便做得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孝

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
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去一貫之說
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唯傳道之後本未兼該體用全備一
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
子虛實之分孝者必有以辨之黃氏曰孔門英才多矣何
為不得乎此而獨得之回參不志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
道之傳何也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則不溺於小見
識明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孝所以
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矻矻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怪點之
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雖同而其得則異
厚沈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
於點也點之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哲之不及乎回以其用
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哲之不及乎回以其用
卒未免為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存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
察乎實行夫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
一然後可以為聖孝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
趣則遠然深厚沈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行則遠此
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遠此
孝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翦翦於文義之間未至自
之末而易以狂語點也

論語卷之十一

論語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克勝也

聖人下簡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已亦別已謂

無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身之私欲也語錄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

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復反

也也胡氏曰反歸於家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胡氏曰節謂制

理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

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

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

輔氏曰天理即
全德也皆其具
原制等級也天
理者理也而曰
禮者理也而曰
禮者理也而曰
禮者理也而曰

以保據也

復禮之禮為仁專言之也
言禮之仁在專言之也
則實處所以謂之天理
則實處所以謂之天理
則實處所以謂之天理
則實處所以謂之天理
則實處所以謂之天理
則實處所以謂之天理
則實處所以謂之天理
則實處所以謂之天理
則實處所以謂之天理
則實處所以謂之天理

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
日如無少流間斷須臾
錄今日然行矣須臾
多不著工夫須臾
人之語到於私欲盡後
也獲此勝名已復禮者
文欲以此為仁而復禮
則欲非克己勿視聽言
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
私意既私意如何得仁
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

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語錄問歸猶
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於這事皆仁得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於那事
亦做得無了地所以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
禮了雖無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
偏難克處克將去通曰能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之質
氣質然亦無引謝氏說以足之偏勝氣集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之質
曰然則亦無引謝氏說以足之偏勝氣集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之質
有偏所裏亦小難易凡說以足之偏勝氣集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之質
就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私意亦有失之太柔者伊
仁與問為邦先苟不有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問顏子問
是事對公字說猶曰私尔呂氏語錄克己揚遂以為對物只
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為已對物只
全不干涉此只是自脩之事未說得克己一面在曰須是克己之思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際謂二
已判然矣故不復反扶又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復禮克己
條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
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而日用之
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錄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
禮也所不禁止之便克去也或問視聽言動之止焉則當為者皆
內也非而復於禮矣其非禮也其非視聽言動之止焉則當為者皆
為而反則為天理所以用力謹其自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
是而反則為天理所以用力謹其自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
自是而反則為天理所以用力謹其自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
身之通曰此章緊要在勿特毫忽則集之問爾欲自是而克己則
之旗一主即此章緊要在勿特毫忽則集之問爾欲自是而克己則
視聽言動皆合天理即之公非進退惟其目擊口體惟此心所令也
仁在其行而事如事事之事故字下事字是死字是用力通證
命書說

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史記曹參傳：請事斯語。

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

不疑也。語錄問顏子地位有些子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

子克已如紅爐上一點雪。饒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

吾言無所不悅。夫子曰：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

勿正是約之。以禮又曰：顏子所克之，已私只。程子曰：顏淵

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也。語錄：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

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

流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工夫，反說制於外如何？曰

在內。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及之意，後之學聖人者

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

迹，操平之有要，視為之則動。而應無蹤，跡可尋，捉處。胡氏

曰：心兮本虛者，體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

滯，此其本然也。

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語錄：人視聽言動，視最在前，方有非禮而視。陳氏

曰：蔽指物欲之私，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陳氏

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逐之而遷矣。天理制之於外

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

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

內之。色曰：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於外，復禮

誠矣。胡氏曰：克己復禮，是仁者言上文乃所以於外，復禮則可謂

也。蔡氏曰：始而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

則私欲淨盡，表裏一實，自無所容，其力矣。其聽箴曰：人有秉

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先語錄：四者惟視為切，所以

於聽也。不可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說，尤重

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便何錯視，所以聽箴何入耳也。過

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言語來誘之，聽箴所以

就性上說。物至則知，足以外方始不好去。陳氏曰：自然如此，

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陳氏曰：自然如此，

氣之感，而無卓彼先覺，知者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語錄：是將這裏底

忘我之間也。

彼我之間也。

彼我之間也。

彼我之間也。

彼我之間也。

彼我之間也。

其內聽是聽得外面裏未所以云開邪存誠防開其邪妄於外而存其
實聖於內也。通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向來故曰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
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
其內耳之明在內故惟在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
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
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 **矧是樞機與戎出好** 去聲 吉凶榮辱惟
內專此一篇關要處 **矧** 是樞機與戎出好 去聲 吉凶榮辱惟
其所召 陳氏曰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
樞機也 戎 書曰予口出好與戎 蔡氏傳曰 傷易 去聲 則誕傷煩
好善也 戎 兵也 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 傷易 去聲 則誕傷煩
則支已肆物件 五故 **出停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四語錄上
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
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
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起至吉凶榮辱則
惟其出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傷煩起至吉凶榮辱則
物間都說得是周備中陳傷易則誕傷煩起至吉凶榮辱則
循者欺之說謂而易中陳傷易則誕傷煩起至吉凶榮辱則
已肆而物件內不專故出停則支由其煩中謂妄則傷於易支
則誕而物件內不專故出停則支由其煩中謂妄則傷於易支

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平不善矣朱子以為 **其動箴曰哲人**
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其動箴曰哲人**
知幾下平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
惟危 語錄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得
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不可不誠為外不可動之著這箇是
該得箇骨子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外不可動之著這箇是
要連從欲惟危險不可不誠為外不可動之著這箇是
於中故雖微顯不危險不可不誠為外不可動之著這箇是
兢自持 陳氏曰雖急遽私則易陷於危 **造** 反 七 到 **次克念戰**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商書曰謹守之於必誠之於其操存之力
引言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本謂習於不義而與性成此伊
功一竟軒蔡氏曰同歸性善也謂習於不義而與性成此伊
於此仁之全體歸於善也謂習於不義而與性成此伊
動兼見貌而聞此仁之全體歸於善也謂習於不義而與性成此伊
以謂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聽見所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內

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
也聽則此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
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思守之於動謹獨以研幾
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在內
動則此仁之大用自能警省於言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
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
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
切學者尤宜深玩輔氏曰非顏子之說必不明則雖告以克己復
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說必不明則雖告以克己復
已與四勿之說必請其條目非顏子之說必不明則雖告以克己復
子所以獨以是言告顏子而致勇於此與而遂以仁為己任此夫
不能所以獨以是言告顏子而致勇於此與而遂以仁為己任此夫
其用功於勿幾是言告顏子而致勇於此與而遂以仁為己任此夫
言戲動却是二字。饒氏曰視聽言動非禮不動言動非禮不動
也蓋詳言之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言動非禮不動言動非禮不
是也蓋詳言之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言動非禮不動言動非禮不
禮之動聽是句聖賢之言是屬動是行又約身之謂言動故中庸
之詳告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解出門使恕以及物解不欲勿施於人也則私意無所
容而心德全矣私意無所容於外於公理於內則私意無所
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以上章天行而歸仁是
言之外無怨可以驗之亦主敬之效也言之外無怨可以驗之亦主
內之無怨未至也此語之極密說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其怨猶有未至也此語之極密說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下而兼便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語之極密說於出門如見大賓
如用兼備日問之無如少自家人身已直是持守到聖物上則
得此密則兼備日問之無如少自家人身已直是持守到聖物上則
云人怨實有須兼忠字以刑加人豈己所欲推之為不怨始得伊
欲刑其實有須兼忠字以刑加人豈己所欲推之為不怨始得伊
怨有矣非如何為不私心若徒為真怨其弊只犯而亦知其所不
之問多矣非如何為不私心若徒為真怨其弊只犯而亦知其所不
仁者之亦以不怨則對已遺人之托仁之輔氏曰敬以養之私怨以達之害

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憂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通曰敬則以持待人是推擴此心入來恕以。○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聲禮故云然蓋欲如所賓承祭作勉強拘束之敬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動又恐人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此曲禮曰儼若思有諸中而後見形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觀其敬則其靜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在鏡氏曰心廣體胖周旋於中使民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則平人所不知而已但獨見其出於此謹之則得見其大實則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謹之則得見其大實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愚按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而得之則盡其推己及人之意不存矣

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語錄乾道為坤道靜重而持守剛明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仲弓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去伊川曰質美之類君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與天地同體其去伊川曰質美者敬力去克已復禮然則克已復禮道是養之者也顏子創曾着力去克已復禮然則克已復禮道是養之者也顏子創自是着不得已復禮然則克已復禮道是養之者也顏子創青天故屬乾仲弓求嘉禮然則克已復禮道是養之者也顏子創處最難認須細心克己復禮然則克已復禮道是養之者也顏子創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言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事如祭言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底只可歸家無怨其應狹而緩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弑虎隄徒回之弟侏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音

詎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去
下發蓋其德之一端也語錄仁者之言自然詎在季者即
易言語是他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詎是持守得
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得
放樣存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此心不
通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也則夫子以牛多言而躁
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文集這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充養尔

曰其言也詎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詎
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
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聒
閉之而不出也言仁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則揚
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常語錄仁者事

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
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使天
來大事便敢輕做一兩句說了或問為之難者不謂仁
之難為而後難於言耶且無不認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
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程子曰雖為
去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
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
緘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
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
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
致思焉語錄司馬牛之屋克已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逐人
二門言陳氏曰語牛之說又下於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
處說也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
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
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進無所放而仁可求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馮氏曰內憂其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扶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

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反悉井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

遽以為易去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

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赴排遣之也語錄是

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

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懼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

胖何憂懼之有○輔氏曰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

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蒙蔽索也

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詰然之氣仰不愧俯不

怍之樂意同○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左傳哀公十四年

叛之騫奔衛遂奔齊或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

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令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

但當順受而已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

其實一而已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

去聲斷徒玩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

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

辭害意可也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兩盡其道

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

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
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慙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
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蘇氏曰譖慙之言當行於遠而
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一有所聞而心應之
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而一緩則不暇察之
則不暇詳一告之其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察字包之
是箇易疑事必忽略而疑生諸易因信問明姑二事詳告之
人好高疑事必忽略而疑生諸易因信問明姑二事詳告之
使鄭高言之日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諸
不察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信
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
推本而以教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
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兵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
立語錄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
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
詐而臣奔其君不若死之為安極有味故寧死而不失信
子奔其父矣

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
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輔

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
據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
不能如此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字
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

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語錄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底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
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或問制田里薄賦

欽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
簡教使民有勇而無欺誅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兵之可
以信事上而無欺誅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兵之可
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而後已如子弟衛父兄足
捍頭目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而後已如子弟衛父兄足
食之可去也何也曰以序言之則民無信則失所以死而後已
蓋死生常理又曰以序言之則民無信則失所以死而後已
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必有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死而後已
尊君親上乎天地之間是必有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死而後已
言矣。親上乎天地之間是必有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死而後已
亦積九年耕之術曰積於農非兵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
五十年富強之術曰積於農非兵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
隙教以備有千夫養之曰積於農非兵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
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足兵而民信則足矣
信其有也。敵王所愾四出而食足兵足而民信則足矣
天反其怒也。敵王所愾四出而食足兵足而民信則足矣
問而孔子曰去兵去食。苟足於食則民信則足矣
結之以素爾。黃氏曰夫非初食也甚言其先後也。再問復告義
是而後輕重也。所謂民信也。然則此而後民信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
然冠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兵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食不足三者俱全事之常一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
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去。通曰集
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變而不
失信未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棘子成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崇本質是
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
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
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皮去上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
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
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
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
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
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
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

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
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
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
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
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
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

反胥失之矣鏡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去其質則謂質為本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存其質則謂質為本文而獨存其質未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貢胥失之通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之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

合作計畝均收以通力均收二句照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

一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間為國章集

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

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通證春秋宣公十五年初

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首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去聲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節用則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博哉

○揚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

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揚子法言本不可改也後世不

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或

曰征斂無藝則下困又惡平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或

也雖公之不足則上困又惡平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或

等而上之而卒不惟野人各有所財民之財力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

以次第而卒不惟野人各有所財民之財力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

而粟力以供公上者必役民之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

上而征賦皆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

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

而用不足也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警而世笑之以

為迂闊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徹此儒生之常警而世笑之以

典在魯之稅賦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

有若對曰蓋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或

意而觀於長久則一反本之論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

久而觀於長久則一反本之論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

耳。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

信義皆為李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仁用言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

以為或古有是言或出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

則其主忠信也。語錄主忠信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

以目積而益高也。語錄主忠信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

信。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見得今日未

是處便從不是處迂是處便從不是處迂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

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或

愛惡之私而以彼之死生定分焉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

能自定而一死交戰於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以不

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饒氏曰辨惑何不教之以辨

惡去

之方曰使知其所以感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氏曰
崇德屬行辨惑屬知。先師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
故因言進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徒義以為進德之
則德目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况欲
之易辨者哉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
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
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
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極是○揚氏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從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
之事堂堂難與並為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由家季平子得
擊平子與孟氏長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出奔於
齊齊昭公于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

公景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是

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補證左傳昭公二年

齊女晉侯嬖妾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
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不
知其他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
亮豆區六升四區為釜釜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釜四量音
區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登也謂加舊量之一
也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以家量貸而於公量收
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
如在山海不加費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
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而衣食其一言公重
養人疾痛而或煥於位反休虛位反者履也刑足者多故踊貴
民人疾痛而或煥於位反休虛位反者履也刑足者多故踊貴
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乎景公曰善哉問何謂也公曰吾欲使六民之愛之如父母
曰吾以爲在德德不能久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問何謂
厚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矣後世若少隋陳氏而
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隋陳氏而亡則公

於亂也。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楊氏曰：景公之不善，夫以盡君之道，而不立。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於善，身以盡君之道，而不知。求其所以然者，則父之言各當其分，而謂君無弊，臣斯言也。謂君則亦其也。通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之不能盡君之道，則臣父之言，則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

片言，半言。折，斷也。或問：半言，辭未畢而人已知之也。道其孰為曲，孰為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輔氏曰：忠信所以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能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無以斷於臨時。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反形。甸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

素也。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信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

○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小，以句釋奔魯，亦地名。曰：使季路要聲，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通義：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

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言是義之也。彼不臣而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揚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反形。甸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張氏曰：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

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之道，為未弘也。先師曰：聽訟，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君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一語錄君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則表裏如一者便是事要實做去也○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

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以治民故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了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通曰誘掖以作之於將成之際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去又有善惡之異故

其用心不同如此○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此以通行之理言○胡氏曰魯自中葉也中葉也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皆叛不正

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從前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吳氏曰書曰表正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俗作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形旬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當桓子

從已死南孺子之男也則以告而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也則以告而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當桓子

畏康子也。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通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婢媵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得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馮於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音也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一則字代本

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而况於殺乎善者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

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諭本此康子宜於此焉變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字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或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喚吉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已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声

內主忠信直質而所行合宜好義審於接物察言而卑以自牧慮

下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礙矣語錄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

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竟也聖人

說話都如此周遍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

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

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功夫。察人

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已

意說將去更不能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

是自高更下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孝須

是自低更下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孝須

是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

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

張常愛居人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

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錄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
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
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字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
必聞此說却好。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
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開凡發出來可見仁檢點他行已
見於外行者行於色已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
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
氏曰使其色取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
惟其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
則名亦何害矣二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修
各奢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行實有不一而足者齊氏曰以
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達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
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
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
取即在內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去声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
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
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
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

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上
之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
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
積而不自知矣語錄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
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德者謂德自些子利害討些子便宜
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功利計較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
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合做底
事便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
做將去德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語錄須
便自崇矣

而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改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
家這裏便疎心便罷了。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
責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處而藏匿於心鋤治矣。知一朝之
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輔
氏曰人本無惑而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
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在於忘身及親
此辨惑者所以。樊遲龐亦作狎。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
當懲其忿也。樊遲曰則各於責已粗則暴矣而不能忍小忿
所以救其失也。得鄙則各於責已粗則暴矣而不能忍小忿
故夫子因其。○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
病而藥之。○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反。悉井。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
脩感物而易去。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
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
忿所以辨惑也。先師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
答異何也。曰子張誇誇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着實做工夫
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死之舉。樊遲以請李稼
圃及夫子皆是隨其失而告之。粗
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粗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者去聲下文知也知之務。語錄問愛人知
聖人向故但仁知者去聲下文知也知之務。語錄問愛人知
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
樊遲未達。

曾氏曰。曾氏名幾字。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
疑二者之相悖。音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
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是語錄每常說仁向一箇是慈愛一箇
在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論直枉一裏面有知裏面有
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知合論直枉一裏面有知裏面有
後來子真所言皆不能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使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串說仁者平問說夫子亦平答之。重答以
來蓋直者在心天然此公能率直則發此天理之公是亦

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賢鄉去聲見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

子夏曰當哉言乎

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知故曰當哉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音選息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

仁知而言矣選於衆而率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率直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于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程

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

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

不知近也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直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

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

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問矣既問

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通曰知人愛人是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

道去聲

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辯而見疏子游曰朋友則自辱矣也
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
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嘗能忠且善焉而
然告之道之遠也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
人非交之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
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知大進退者所
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
為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兼到
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竟軒蔡氏曰
知助我以為友輔仁力行之事。輔氏曰講學為仁由已朋友能
友既資朋友以仁而己。先師曰人之講學為仁皆有所資於朋
則季進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友
乎。通曰上章資於友者賴其講學。無忠告善道
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無忠告善道

論語卷之十二

